

A dynamic illustration of a martial arts battle scene. In the upper left, a man in a red robe and blue cap is in a leaping pose. Below him, a group of men in yellow robes are engaged in combat, with several swords raised and crossed. In the upper right, two figures in yellow robes with large, flowing wings are shown in action. The background is a bright yellow.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s.

十二侠女

贞女七女五

聂田盛编述

宫欲科

荣冠文整理

春风文艺出版社

五女七贞

—十二侠女

田 限 表
聂田 益 编

宫钦科 整 理
栾冠文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沈阳

五女七贞

Wunu Qizhen

十二侠女

聂田盛 编述

宫钦科 整理

栾冠文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328

责任编辑: 马瑛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杜凤宝

ISBN 7-302-0242-x/I·228 定价: 3.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分上、中、下三集。

本书从施仕伦初任江都县知县，收黄天霸、赵璧等武林义士起，主要叙述了施公升任苏州知府后，赵璧定计，“五女捉拿一枝兰”和“七贞捉拿大莲花”两个传奇故事。故取名《五女七贞》。

下接《百鸟朝凤》和《百兽朝鳞》。

目 录

第 一 回	施仕伦巧作佳句 康熙帝选用良才.....	1
第 二 回	施大人私访古庙 孟兰会智擒恶僧.....	11
第 三 回	黄天霸深夜行刺 施仕伦义收少侠.....	21
第 四 回	大龙山兄弟反目 江都县赵璧当差.....	30
第 五 回	穆五成带人入府 祝清宁只身下山.....	40
第 六 回	施巧计引蛇出洞 劫银车贼陷重围.....	51
第 七 回	祝凤仙巧会兄长 施大人升迁苏州.....	59
第 八 回	尹家店天霸遇险 恶虎村兄弟为仇.....	67
第 九 回	拜侯爷天霸祝寿 惩恶少刘狗丧生.....	78

第 十 回	海疯僧行刺遭擒 一枝兰造谣中伤.....	90
第 十一 回	二莲花行凶作恶 黄天霸虎穴追踪.....	100
第 十二 回	闹府衙钱亮出阵 遭暗算都头中镖.....	111
第 十三 回	钱永安入室行窃 李兰新大变活人.....	120
第 十四 回	昆山县呈书立摺 小河沿比武联姻.....	130
第 十五 回	拿蓝勇施公定计 请姑娘赵璧哭丧.....	140
第 十六 回	三义店王女捉兰 苏州府二凤捐躯.....	149
第 十七 回	斩恶徒为民除害 丢知府进寨寻人.....	157
第 十八 回	破山寨施公脱险 入府衙南侠留刀.....	167
第 十九 回	李广通排兵布阵 黄天霸镖打恶贼.....	177
第 二十 回	施大人太湖拜客 李秀贞厅前动刀.....	188
第二十一回	大莲花拦轿行刺 黄天霸出城寻贼.....	199
第二十二回	黄福永寻花问柳 表兄弟府衙喊冤.....	208

第二十三回	孙玉堂身陷虎穴 小脑瓜替人卖妻.....	217
第二十四回	杜克雄洞房动武 张景龙小店逢贼.....	227
第二十五回	解疑团夜探王府 擒双寇巧遇侯爷.....	235
第二十六回	黄龙寿奸情败露 张景龙离京返乡.....	244
第二十七回	斩九寇赵璧施计 钻胡同彭年身亡.....	251
第二十八回	杜克雄因祸得福 施大人真断假情.....	258
第二十九回	韩快腿下山寻美 小脑瓜用计捉贼.....	265
第三十回	三义店群英集会 虎哨山七贞捉莲.....	272

第一回 施仕伦巧作佳句 康熙帝选用良才

话说清朝康熙年间，靖海侯施琅（1621—1696）膝下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施仕华，是两榜进士；次子施仕真，少年夭亡；三子施仕伦，字文贤。相貌十分丑陋，秃头、麻面、眼小、嘴偏、鸡胸、驼背，外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是小儿麻痹后遗症。然而此人自幼聪明好学，过目成诵，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问一答十，才华出众。从开始在御书房陪读已过四载，那位问：什么叫御书房？御书房就是专给那些皇上家族，龙子龙孙设立的读书的地方。陪读，就是找几个学习好的在那帮助他们学习。施仕伦由于文章写得好，又会为人处事，大家都挺喜欢他。

单表这一天，由于天气太热，施仕伦打来一盆冷水放在凳子上，把上身衣服全脱了，光着膀子洗了起来。事有凑巧，偏偏在这个时候康熙皇上（1654—1722。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来了。施仕伦光着膀子，想穿衣服也来不及了，急忙同学生们一起拜见圣驾。康熙皇上一摆手说：“不必了，免礼！”

康熙皇上没事经常到这里来，学生们都习惯了，也就不

那么拘束了。康熙算得上是位圣明的君主，他文武全才，胸怀大略，平时对学生们很是关心。这时他自己找个空位坐下，想翻看文章，一见施仕伦光着个大膀子，头发蓬松，满身是水，觉得好笑。

施仕伦参拜之后，在旁边垂首立站，皇上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施仕伦连忙回禀说：“臣子叫施仕伦。”

皇上又问：“你父是何官职？”

施仕伦又回禀说：“子不言父叫施琅，是世袭靖海侯。”

“啊。”

康熙皇上点了点头，又问道：“你在御书房学过几年了？”

施仕伦回禀说：“四年了。”

“哦，把你的文章拿来我看看。”

“是！”

施仕伦一边答应一边从自己书桌上取过文章，双手捧献给皇上。皇上顺手翻了几页，说：“听说有一个出口成章的学生姓施，就是你吗？”

施仕伦说：“臣子不敢。”

皇上听说，重新把施仕伦上下打量一番，开玩笑说：“施仕伦，就你这个相貌，如何能服人呢？”

施仕伦说：“圣上，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英明圣上，不能以貌取人。”

康熙皇上听罢，笑了笑说：“言之有理，那你就以自身形象为题，作诗一首如何？”

“奴才遵旨。”施仕伦不加思索地念道：

“秃头闪明月，
麻面布星辰。
眼小观路正，
嘴偏问事真。
驼背安邦策，
鸡胸装经纶。
跛足见圣主，
单腿跳龙门。”

康熙听罢心中大动，不禁哈哈大笑，连连夸赞说：“好，好！果然出口成章，名不虚传！施仕伦哪，明日朕让你出任为官，你意如何？”

施仕伦忙跪倒磕头，说：“谢主龙恩！”

康熙皇上说：“好，明日早朝，让你父带你上殿，朕嘉封于你。”

施仕伦再次谢主，康熙皇上起身回宫。施仕伦见圣上走了，自己马上穿好衣服，收拾文房四宝，告别诸位同学，欢天喜地回到家中。到家后，他直奔书房，掀起门帘走进，见爹爹靖海侯正在书房看书喝茶。施仕伦走进前去深施一礼，说声：“拜见爹爹。”

施侯爷见儿子满面欢喜，不同于往常，便问道：“仕伦哪，今日你满面春风，何事如此高兴啊？”

施仕伦把在御书房的事详细学说一遍，最后说：“圣上明日让爹爹带我上殿面君。”

施侯爷听罢惊喜交加，惊的是冒犯圣驾，怪罪下来那还了得；喜的是儿子出头有望，没白读书，可以出去作官了。

一夜无书，单说第二天一早，爷俩四更天起床，梳洗完毕，用完早饭，施仕伦随父上朝。五更早朝，文武已经到齐。康熙皇上升坐太和殿，文武朝参完毕，各自归班站立。皇上命太监传旨，宣靖海侯施琅见驾。太监领旨来到殿头高声喊道：“圣上口旨，宣靖海侯施琅见驾！”

施琅慌忙出班：“臣，遵旨。”

说着靖海侯施琅来至殿前跪拜，山呼万岁，说：“臣施琅见驾。”

康熙皇上和颜悦色，伸手说：“平身。”

施琅叩头谢恩，然后起身站在殿下。

皇上又说：“施爱卿，朕昨天在御书房见到你的爱子施仕伦，果然才华出众，朕有意让他出任为官，你可曾将他带来？”

施琅回禀：“臣已将犬子带来，现正在午朝门外候旨。”

皇上一听，龙颜大悦，说：“宣他上殿。”

“是！”

太监下殿，出门将施仕伦领上金殿。施仕伦行了三拜九叩之礼。皇上说：“朕见你心性灵敏，学识渊博。先放你作七品知县，后有功再赏。如何？”

“谢主龙恩！”施仕伦忙又跪拜谢恩。

皇上又宣吏部王大人上殿，让他查一查哪个县有缺。王大人启奏说：“扬州府江都县有缺。只因前任县官被人刺杀，至今无官。杀官一案至今未破。”

皇上闻奏，说：“施仕伦，你三日后可上任江都县。”

施仕伦谢恩完毕，康熙皇上又命吏部王大人写好名册交

施仕伦，不必回奏。王大人答应，众大臣无本，早朝散，众文官武将各自打道回府，不表。

单说施侯爷带子下殿回府，来到书房落坐，施仕伦站立在一旁。施侯爷叫声：“仕伦哪。”

“爹爹。”

“为父耳闻那扬州江都乃久反之地，前任知县被刺，至今疑案未破。你今去江都，我真有些放心不下。”

施仕伦说：“请爹爹不必担心，依儿之见，前任县官被刺，绝非偶然，许是他贪赃卖法，欺压百姓。再不就是冤屈于人，为官不正，才遭刺杀。想这朗朗世界，绝没有无缘无故杀人之理。儿去为官，上效国家，下为黎民，不贪赃卖法，秉公办事，何人敢加害于我？”

施侯爷深知儿子的脾气，再没往下说，只好由他。经过两天的准备，一切停当，轿子、人役，由吏部已经准备齐全。施仕伦由家里带两个书僮，一个叫施安，一个叫施孝。

说话到了第三天，施仕伦去吏部领凭赴任。吏部给他派出三十名亲随，连同轿夫，一共四十多人。上路时，前边有清道旗鸣锣开道，后边有飞虎旗排列两边。差役一字排开，轿行当中。施仕伦七品顶戴花翎，坐在轿内。后边跟着行李车，车上坐着施安、施孝。这两个人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这次跟三少爷出京到外地为官，两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什么心情呢？就是又高兴又担惊。高兴的是走出京城看外地，可以看看外面的风光；担惊的是听说江都县前任知县被人刺死，直到现在没有了案，他们去必定要遇麻烦。

不说两名书僮高兴和担惊，单表众人正往前行，见前边来了不少人，仔细看，有施侯爷的老管家施庆，有御书房的同窗好友，大家前来饯行。施仕伦忙下轿，同大家寒暄之后，吃酒三杯，然后一一告别。临上轿时，施仕伦一再嘱咐老管家施庆，要好好照管施府。施庆也嘱咐三公子要多多保重。

说完，施仕伦重新上轿，带领众人继续南行。一路之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穿州过县，看不尽一路水色山光。

单说这天，众人终于来到扬州府地面。一打听，此处离江都县还有三十余里，说话时太阳已经快落西山了，施仕伦脚点轿板，命人找店房住下。找好了店房，施仕伦自己单住一间，由施安、施孝侍奉。差人与轿夫住在两厢。

晚饭过后，施仕伦细想：“听说江都县的前任知县被杀害，至今没有了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要把这个事弄明白，得首先熟悉一下这里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要想在这里为官，不知当地情况不行。要想熟悉，我生来乍到，只有明察暗访……想到这，他把两个书僮叫进屋来，说：“我有点事，想跟你们俩说说。”

施安、施孝一齐问：“什么事？”

施仕伦说：“施安，明日早起，你穿上我的官服，顶替我坐轿进城。我想便衣私访，步行进城。进城之后，有接待的，叫施孝告诉他们，一律免见，就说知县大人一路之上风霜劳累，身体欠安，到衙门住下等候我，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两名书僮满口应承下来。施仕伦又找来几名心腹差人说明一切。

第二天，施安穿好官服，坐轿替施仕伦去江都县上任。施仕伦青衣小帽，打扮成一个算卦先生模样儿，手拿卦板，一面敲打，一面前行。走有二里多路，见前边路旁有棵柳树，树下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在那咳声叹气，看样子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施仕伦慢慢地迈着方步来到树下，假装要在树下凉快凉快。这妇女见施仕伦走到树下，抬头看了一眼，施仕伦就势问道：“请问大嫂，前边是什么村子？”

妇女说：“前边是王家村。先生，听你说话，你不是此地人。”

施仕伦点头说：“是，我是北京人。算命的，到处都走。大嫂，我看你满面愁容，好象有什么难心事似的？”

妇女听罢叹了口气说：“唉，我姓王，就是王家村的。丈夫也姓王。我一辈子就生下一个闺女，今年年方一十七岁，因为她父亲有病，许下愿，叫她去莲花院还愿。没曾想，她一去没回，至今音信杳无，到处打听也没下落，生生把女儿丢失了。说起来，此地丢失少妇长女的事还真不只我一家，所以我的女儿也十有八九是找不回来了。为这事，村子里人心慌慌，吃睡不宁。有人告到县衙门，衙门也派人来访问过，都没个结果。自从县官被刺，再也没人来过问了。这不，一晃，我女儿已经丢两个多月了。”

施仕伦听罢，心里好生奇怪，心想：丢了少妇长女可能是坑崩拐骗……想到这问道：“你女儿去莲花院，是她自己去的吗？”

妇女说：“不，是隔壁李大娘带她去的，磕完头走出大殿，她李大娘去解手，回来就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有。李大娘以为我女儿自己回家了，等来到家一问，才知她没回来。家中左邻右舍连忙又出去几个人，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眼看两个月了，音信皆无。我去给丈夫抓药才回来，在树下凉快凉快。先生，你既是算命的，你能给我算算我女儿还活着没有？先生，还有一句话，我没钱哪，你就算行行好吧。”

施仕伦心想：这丢失妇女，说不定此事与莲花院有关。想到这说：“大嫂，你说个时辰吧，我不要卦礼，白给你算算。”

妇女千恩万谢，最后说：“是午时。”

施仕伦听完用手掐算，原来他看过卦书，也明白一些算卦的事。掐算一会儿说：“根据这卦，你女儿会逢凶化吉，不用找，她自己就能回家来与父母团聚。”

妇女听了，半信半疑，问道：“先生，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施仕伦说：“多说一个月，少则二十天。”

妇女一再谢先生费心，还没收卦礼，施仕伦说：“这点小事，何必如此。”

那妇女又道了个万福，回家去了。

那位说了，施仕伦会算卦吗？不会。那算卦的都是两头堵，送人情，说好话。那施仕伦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那位妇女这么一介绍，他就知道事情出在庙中，一定是庙里有鬼。心想，上任之后我就派人到庙内搜查，一个月怎么也有结果

了，所以他告诉那位妇女，多说一个月。

说话间天已经不早了，施仕伦心想：我何不就此到莲花院去看看，访访庙内情况。想到这，他顺着妇女指的方向，一直奔莲花院而来。走到离莲花院不远处，只见一片松林，无风自吼，有些杀气，令人毛骨悚然。再往里走，林深处露出一座庙宇，施仕伦停住脚步，仔细观瞻，真个是：

深山古庙枕石峰，

极目云烟锁苍穹，

弯腰古槐枝丫瘦，

劲松巍巍自有风，

香柏青青千年翠，

枫叶片片映山红。

白鹤老林寻泉水，

绿苔岩下知冬青。

鸡犬不闻人迹少，

院外落叶有数层。

院外有红界墙，山门紧闭。门上有块横匾，上书“莲花院”三个大字。仔细看，山门东边还有一个小角门。施仕伦走到山门，上前叩打门环“啪啪啪……”，时间不大，门开处走出一个小和尚，身穿青布僧衣，白护领，腰扎黄色丝带，青布的僧裤，白布的袜子，青布僧鞋，看样子也就在十六七岁。他口念佛号：“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有何贵干？”

施仕伦说：“师父，我是远方来的术士，路过宝院，想讨杯茶解渴，望师父行个方便。”

小和尚又看了看施仕伦说：“请进。”

施仕伦随小和尚来到院内，只见院当间有棵古松，枝叶繁茂，如同天棚。正殿五间，红隔扇，殿前有座大鼎。东西两头是配殿，配殿南头有东西月亮门，里边是东西跨院。小和尚把施仕伦让到西边禅堂之内，出去打来茶水，斟上问道：“施主，从何方来？”

施仕伦说：“从北京来，多谢师父关照！如有干粮也请赏赐一块充饥。”

小和尚点点头，出去不多时，拿回来两个馒头递给施仕伦。施仕伦边吃边问庙里的一些情况，小和尚一一回答。吃完馒头，施仕伦要去解手，小和尚指点殿后。施仕伦出来奔大殿东侧，从过道过去，他边走边看，好一座大庙！心想：常言道：密林藏强盗，孤庙有歹人，说不定坏事就出在这里……想着他来到后院的二层大殿，殿东侧有个小门，施仕伦穿过小门来到东院，只见东院里有座座南朝北的五间正房，远远听见屋内传出男女说笑之声，淫声浪语。施仕伦悄悄来到房前，听得更真切了，心想：果然不出所料，坏事就出在这里！想到这，不由气得七窍生烟，火往上撞……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